

二十八風流人物 細訴香港報業發展史

有言時勢造英雄，把這句話套用在香港報業發展上，同樣適用。政局動盪、經濟衰退，每每造就一份新報紙的誕生，可見報業發展史與香港的歷史關係密不可分。有見現時香港新聞發展史未有詳細的梳理，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梁天偉，與該學系助理教授黃仲鳴一起合作，促成了《數風流人物——香港報人口述歷史》（《數》）一書的出版。該書聚集了28位香港報業人士，由梁天偉進行訪談，再由黃仲鳴主編，由這些叱咤一時的「風流人物」論盡本地報業1950年代至1990年代的發展史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談到出書的緣由，黃仲鳴及梁天偉自言都是新聞界出身，加入樹仁大學新傳系已有十多年光景，二人均希望讓更多人了解香港報業的發展史。該學系早前開辦關於香港新聞史的課程，遂開始邀請老一輩的報人訪談。兩人表示希望借各位報人，以口述歷史的方式憶述辦報的經歷，並藉此梳理香港的歷史。《數》一書的時間設定由1938年到1995年，橫跨接近一甲子。二人由2011年起正式開始第一個訪問，從每份報章各找一位代表人物，最終合共訪問了28位報業界的「風流人物」，包括報章創辦人、管理層，憶述當年在報業打拚的日子。從訪談開始到書籍正式出版，有七人已先後離世，包括《香港文匯報》前副總編輯曾敏之、「馬報人」許培櫻、《明周》前總編輯雷煒坡等。

回憶往昔歲月

28位報人，各自憶往事，既談自己所任職的報章，也談其他報章，透過眾人口述拼湊完整歷史。書中的第一篇訪談錄，便由筆名「晨鳥」的許培櫻開始。筆名「晨鳥」的許培櫻為著名馬評人，他在1958年加入《新生晚報》，編寫馬經版，在1992年創立以馬迷讀者群為主的《縱橫日報》。他在訪談錄中詳細談到自己成為馬迷、加入馬報、再到創辦馬報的經過。其中一宗轟動事件，便是晨鳥當年放棄眼前利益，以頭版公佈馬流感的消息。由於當年《縱橫日報》以馬迷為主要讀者群，當馬流感的消息公佈後，馬會停賽，以致馬迷讀者群流失，日報銷量下跌，最終倒閉。故憶起晨鳥，梁天偉及黃仲鳴均笑言「晨鳥都有新聞道德」。

此外，《經濟日報》社長麥華章在「天子門生《香港文匯》起飛」一章中談當年在《香港文匯報》的日子。麥



黃仲鳴向記者展示書本的原稿。

華章在1973年加入《香港文匯報》，先後負責外交、港聞版。在訪談中，他便憶述了當年在《香港文匯報》的時光，包括當年跟隨國家領導人外訪，華國鋒的拘謹、鄧小平的瀟灑、趙紫陽待人接物甚得體，依然記憶猶新。此外，他還憶述當年到柬埔寨當戰地記者的恐怖三星期，目睹過屍橫遍野的景象，對他而言是很大歷練。其後，麥華章出來辦《經濟日報》，故在本章節裡也談到當年向《信報》「挑機」的點滴。

談到本地財經報紙，除《經濟日報》外當然要數《信報》。今次黃仲鳴與梁天偉邀得鮮有接受訪問的駱友梅談當年與羅治平、丈夫林行止創立《信報》的經過。當年林行止本在《明報》工作，後來受羅治平邀請辦《信報》。林行止曾是查良鏞（金庸）的得力助手，因此坊間傳兩人有芥蒂。駱友梅在本章節中便開腔澄清沒有此事，但坦言彼此「少了一份密切」。此外，她亦談到《信報》如何在當年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堅守立場。

還有韋基舜談《天天日報》成為全球首份彩色報紙暨柯式印刷報紙；雷煒坡談在《明報》的歲月；楊祖坤和萬民光談在《大公報》的日子；胡仙談《星島

日報》的成與敗；岑才生談《華僑日報》的興與衰；張初、許榮談在《商報》的日子；莫光、劉晨、歐陽成潮談《晶報》與創辦人陳霞子等，合共28篇詳細訪談錄。

小報橫行年代

28位報人的口述歷史，梳理了香港報業的發展史以及香港的歷史。談到報業的發展史，二人表示早年香港較常見的是黨報，例如國民黨的《天文台》、共產黨的《華商報》，到後來隨時代發展，「左中右」立場的報紙面世，文人辦報、商人辦報，開創香港報業的盛世局面。不過，二人亦特別提到當年小報的發展史，那時的小報普遍由文人主理，自上世紀30、40年代興起。「在30、40年代，小報十分流行。當年的小報五花八門，多數是文人辦的。」二人憶述指原來當時要辦小報很容易，一個文人就可辦一張報紙。「新聞可以自己寫，副刊的小說也可

以自己寫，不需記者和編輯。」黃仲鳴說。因此，當年香港報業便有個十分特殊的狀況——雞死一雞鳴。梁天偉憶述，當年辦小報，只要能售出幾千份，就基本上可以回本。然而，因為小報沒有廣告，故每當銷情不理想時，主理人便會為報紙另起名字，再次「創刊」。「小報好難生存，只是食住一個時段的甜頭，沒東西看便《執笠》，另起名字再辦。」70年代起，小報慢慢式微，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「以大報方式辦小報」的新報紙加入，才標誌着小報時代正式結束。

雖然當年小報多如繁星，但能站穩陣腳的可說無幾，不過亦有例外。二人憶述在一眾小報中，在1959年出版的《明報》可說是特殊例子。「它是少數的由當年的小報，走到今天面向知識分子的大報。早期的《明報》都是小報，只由幾位成員組成。當年包括武俠小

說、偵探小說，完全是小報格局。但查先生有眼光、很自信，加上他又是文人，所以能將《明報》發展到知識分子的報紙。」

報業前景堪憂

當年，報業發展蓬勃，大報群雄割據，各領風騷；小報亦受普羅大眾支持，找到生存方式。然而，與眼前兩位業界資深人士談紙媒未來的發展，他們都對前景堪憂，梁天偉更斷言十年後紙媒將絕跡。智能手機的出現，改變了傳媒發展生態。可惜的是，放眼現時網絡新聞時代，內容農場「當道」，假新聞充斥，網絡新聞只求Hit Rate。面對此情此景，紙媒沒落，但網媒是否有足夠力量長遠發展？究竟還能否一雞死一雞鳴？當年，無數報業精英在業界競折腰，來到今天，傳媒生態發展翻天覆地，若數風流人物，能否看今朝？



(左起)黃仲鳴與梁天偉。



文稿幾經修改。

《數風流人物——香港報人口述歷史》一書分上下兩冊，詳盡記錄了28位報業界重量級人士的訪談。



視頻攝製：大公文匯全媒體

走東走西

余綺平

鈔票滿天飛

《俄羅斯衛星網》（Sputnik）最近播放的一段影片，引起了世人矚目。片中一處沼澤地，漫天遍野都是前蘇聯舊鈔票。一群來自四方八面的尋寶者，圍着鈔票團團轉。據說，他們腳下的一堆堆「寶物」，重量超過400噸……可惜，這些鈔票已非法定貨幣，猶如廢紙。

該網站報道，上述「藏寶地」位於伏爾加河上游的科斯特羅馬（Kostroma），離開莫斯科約380公里。區內一條偏僻村莊附近的曠野，曾經是前蘇聯導彈發射井，早被廢棄。井底被埋藏的舊鈔，發行於1961年和1991年，鈔票面印有前蘇聯領導人列寧頭像與莫斯科的宏偉建築物。

發現廢井藏鈔票的地方，原來不止科斯特羅馬一處。英國《每日郵報》去年6月曾報道過，離開莫斯科西南100公里的弗拉基米爾（Vladimir），一個被棄置的導彈發射井也埋藏大批廢鈔，吸引了許多來自聖彼得堡的尋寶者，聽到謠言後紛紛湧至。他們曾經將尋寶過程放上YouTube，極為有趣。

報道說，前蘇聯解體後經濟崩潰，貨幣大幅貶值。例如，1961年的舊盧布官方匯率為1美元兌0.9盧布，此匯率在隨後的30年並沒有大變動。但到1994年底，1美元竟兌3,235盧布！盧布狂貶了3,000倍。舊盧布變得一文不值，政府不得不將鈔票改版，宣佈全面取締舊盧布。

前蘇聯政府曾經七次發行鈔票，1919年在十月革命的兩年後，首次發行鈔票；第六次是1961年；最後一次是1991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行金融改革而發鈔。目前埋藏廢井的棄鈔，均屬最後兩次發行的舊盧布。

報道說，前蘇聯處理廢紙的焚燒廠，遭烏克蘭接收了。而焚毀紙幣



科斯特羅馬遍地舊盧布。 網上圖片

會污染環境，又花費金錢，於是那些「吃飽飯沒事幹」的官員便想出「藏鈔」絕招，將一大堆一大堆的舊盧布分別運往全國各地的前導彈發射井埋藏。

據科斯特羅馬的村民回憶，當年有許多持槍荷彈的軍隊抵達，封鎖了發射井基地，運送大批「廢物」填平了井底。

這些廢井經過20多年風吹雨打，失修倒塌，井底的舊盧布逐漸露出地面。花花綠綠的鈔票，有些浸泡在沼澤裡，有些在風雪中被吹得滿天飛舞，煞是好看。

《每日郵報》訪問了尋寶者，他們見到那些舊盧布，情緒悲喜交雜——喜的是尋到「寶」，悲的是那些逝去年華，不再復返。他們說，在前蘇聯時代，月薪僅100盧布；如今埋藏弗拉基米爾發射井底的400噸廢紙，約值10億盧布。

同樣埋藏了10億舊盧布的科斯特羅馬，是一個有900年歷史的古城，曾經是古俄羅斯最大的商業和文化中心。如今，這古城吸引了許多中國企業來投資，這裡也是「一帶一路」的其中一站……你有興趣來「尋寶」嗎？



舊盧布已變成廢紙。 網上圖片

九書畫家作品聯展 「風球」難阻市民觀賞

杏林館主辦的「師友書畫篆刻聯展」，由現在起至本月11日假中環大會堂高座七樓舉辦，展出九名本港及內地書畫家作品，當中包括大師馮康侯的弟子劉逢吉、區二連。開展首日（5日）雖撞正一號風球，仍能吸引不少書畫篆刻愛好者前往觀展。

馮康侯是廣東番禺人，1949年移居香港，曾在聯合書院講授文字學。他通曉書法、篆刻、繪畫，教學數十年，桃李滿天下。劉逢吉曾跟隨馮氏學習書法，擅長行草、隸書。除了書法家，劉逢吉還有另一個身份——註冊中醫師，家人三世從醫，他幼承家學，初讀理科，後習文史哲，曾遊學英國和北京，終歸「岐黃之術」。

一同參展的藝術家區二連，是馮康侯的新抱兼徒弟，篆刻、書法技藝傳自家翁，與劉逢吉師出同門；而繪畫則是師承畫家彭肇明。兩人聯合圈中好友溫小豪、鄭文瑛、鄧兆鴻、曾藻華、林少鴻、黃麗華、蘇藥農，一起合辦作品展。不過開展首天不巧碰上一號風球，鄧兆鴻笑稱：「不擔心風球會影響展覽，參觀者或多或少都不是最重要，辦展主要是為了自己開心，有個機會同書畫愛好者交流一下。」

筆墨之間見心聲

鄭文瑛表示，辦展沒有商業方面的考慮，亦不設門票，可令愛好者免費入場參觀。嶺南畫及傳統書法，不僅需要藝術家的筆法技巧、水平高低，更看其本身的文化修養和創作心境，即相對抽象的「書卷氣」，對觀者的欣賞水平有一定要求，所以推廣有難度。

鄭文瑛和鄧兆鴻近年開班收徒，傳授技藝，二人表示現代社會生活節奏緊張，很難抽到時間提升內在修養，有心學習傳統書畫已是難能可貴。但中國書畫講求「筆墨之間見心聲」，學習寫字、繪畫不僅是提升筆法技藝，更重於一股「書卷氣」。



部分藝術家到場與觀眾交流，左起：鄭文瑛、鄧兆鴻、林少鴻、溫小豪、蘇藥農。

以書法為例，一個字的結構，不同的書法家懷着不同的心境，就有不同的筆法來表達，需要學習者自行領悟，再去融會貫通。鄭、鄧二人認為首先是要令學生「學會欣賞」，正所謂「操千曲而後曉聲，觀千劍而後識器」。

兩地文化緊連繫

一同參展的廣州畫家蘇藥農，亦是本次展覽贊助方廣東精誠所至拍賣公司的藝術總監，他表示粵港兩地藝術家是來自「一棵大樹底下」，講起師公輩人物，就會發現原來大家都算是「同門師兄弟」，其實「個圈子好細」。正因如此，兩地藝術家一直緊密聯繫，時常進行文化交流，今次也是借作品在香港展出之際，特地來港與

香港的「師兄弟」交流心得。蘇藥農又指兩地最大的不同，是內地藝術界現以「學院派」為主流，旨在培養實用型人才，要求科科兼修。而香港更多地保留了傳統的「師徒相授」模式，講求「術業有專攻」，盡可能保留每個學子不同的面貌。

本港篆刻名家何繼賢，師從馮康侯學習篆刻，是劉逢吉和區二連的大師兄，今年已年過九旬。劉、區本計劃邀請他一同辦展，但他稱自己年事已高，近年來少有新作，亦不願再將舊作拿來參展。不過他在開展首日，就在後輩攙扶下來到展覽現場給同門師弟妹捧場，更有駐足欣賞自己為劉逢吉所刻的印象。



劉逢吉今次參展作品之一，是以隸書寫成的「十年有恨千秋葉，一日無書百歲殤」。

年過九旬的何繼賢在後輩攙扶下來到聯展現場，駐足欣賞自己為劉逢吉所刻的印象。

